

「逆寫帝國」與當代博物館實踐

■ 陳乃華

「逆寫」(Write back) 源自 Bill Ashcroft 所提出在後殖民文學書寫過程中，對殖民主義歷史及遺緒的反思、反述、重寫與逆襲概念。¹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稱故宮）舉辦臺灣原住民族主題展，以「什麼是『番』——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I）與『開山撫番』——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II）」二檔展覽，匯集院藏檔案、古籍、方志、輿圖及乾隆年間謝遂繪製〈職貢圖〉清帝國文獻，此系列展覽企圖從原住民族的主體視角加以翻轉、閱讀。延續著「逆寫」的概念，國立政治大學「『逆寫帝國』與當代實踐」特展（圖1、2），透過當代的協同參與和博物館實踐，對歷史文獻做出具有當代意義的詮釋與演繹。²

「『逆寫帝國』與當代實踐」特展由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博物館承辦，邀集政大相關教研及行政部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泰雅知識中心等單位共同協辦。³ 由民族學博物館作為「教學型博物館」(Teaching Museum) 出發，並回應故宮這些年推動的「資料開放」(Open Data) 行動，依法得公開之文字、數據、圖片、影像、聲音、詮釋資料 (Metadata) 等電子資料，回應共享歷史權威 (Shared Historical Authority) 的博物館當前趨勢，總策展人陳乃華邀請青年策展人 (Young Curators) 參與，展覽策展人皆由民族學研究所碩士擔任，從其研究出發延伸的策展概念，具體分工如下：一、「帝國與『番』」一策展人吳姿樺，二、「接觸與差異」一策展人黃馨慧，與三、「竹林深處與來者何人——Puyuma 卑南社」一策

展人陸浩宇，並邀集政治大學參與博物館學群課程的同學們參與佈展工作。通過這次策展行動，將博物館作為一個「接觸地帶」(Contact Zone)，一個動態的、有創造性與生命力的「場域」，也是博物館實踐 (Museum Practice) 的過程。

面對帝國圖像中「開山撫番」意象與「臺灣前山與後山」形貌，展覽試圖以當代的「部落地圖」(Aboriginal Mapping) 進行回應。政大民族學系長期於新竹縣尖石鄉進行地理、經濟、文化等相關田調研究，十多年來與當地的尖石國中、文物館、教會等單位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故本次展覽特別邀請了新竹縣立尖石國民中學，以「泰雅族 Mrqwang、Mknazi、Mklapai 三群位於新竹縣尖石鄉境內之部落地圖模型」聯合參展，與故宮所藏的〈各省沿海口隘全圖〉之「臺灣前山圖」和〈各省沿海口隘全圖〉之「臺灣後山地圖」的圖像形成相應，

通過清帝國「開山撫番」視角與原住民地方觀點的差異性描述，呈現出逆寫「前山」與「後山」的概念、人群區分的方式，進一步促進當代的理解與實踐，以期待後續對於部落地圖繪製展開更多的討論空間。

本展覽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帝國與「番」——以清帝國視角為主軸，從 Owen Lattimore (1900-1989) 所談述的「內外邊疆結構」(Inner And Outer Border Structure) 入手，透過檢視職貢圖中帝國邊界之民族描繪，來帶動思考「番」一詞的運用以及帝國的階序圖像。清初期「內邊疆結構」(滿州西部和南部、內蒙古以及使用漢語的回教徒的寧夏和甘肅) 與康熙年間 (1661-1722) 「外邊疆結構」(清朝控制而非直接統治的滿州北部、外蒙古、西蒙古、擁有眾多使用突厥語的穆斯林的新疆與西藏) 中，⁴ 呈現清帝國「差序格局」與歷史上的「地緣政治」意涵，從「知識考古學」的多元思考，「番」在中國穆斯林和藏系民族的使用，理解「征服王朝」中「華夏」與「非華夏」的共構歷程。

職貢圖是中國歷代王朝用以描繪使臣來朝的圖像，節選清乾隆 (1711-1799) 〈職貢圖〉

中「東、西、南、北」邊境民族，以檢視帝國眼中的「他者」形象。此部分分成「清朝的帝國圖像」與「戰爭與番」兩大區塊，本展節選乾隆年間 (1735-1796) 謝遂繪製〈職貢圖〉之民族來探索帝國眼中的「他者」之形象，透過比較庫野、赫哲、西藏邊民在外貌特徵上的不同特色，凸顯帝國圖像中對「他者」的「內化」。關東：「庫野」、「赫哲」在內的關東七族在職貢圖的紀錄為十九世紀學者判斷清朝東北邊界的依據之一，而在不同版本的乾隆〈職貢圖〉中出現外貌特徵日益被淡化的現象。⁵ 此外，西藏邊民在職貢圖中以「番」稱呼，但在圖像上的呈現有著「趨於漢人」、「傳統藏人」不同特色。可以說，關東與西藏的職貢圖像，顯現職貢圖在描繪「他者」的同時，也在將各族「內化」為帝國的一份子。(圖3~8)

此外，在戰爭與「番」的討論中，選取乾隆朝重大戰事中的大小金川與臺灣，此兩地區皆為名列乾隆十全武功之重大戰事，檢視戰爭在圖像中的運用，並帶動思考帝國視角中的「番」之意涵。大小金川：乾隆年間大小金川之役，⁶ 為鞏固帝國西南邊疆的重要戰役，其後更繪製



圖 1 「逆寫帝國」與當代實踐」特展海報一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博物館提供
圖 2 「逆寫帝國」與當代實踐」特展海報二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博物館提供



圖3 清 謝遂 職貢圖(一) 卷 局部 西藏所屬衛藏阿里喀木諸番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046



圖4 清 謝遂 職貢圖(一) 卷 局部 西藏所屬穆安巴番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046



圖5 清 謝遂 職貢圖(二) 卷 局部 庫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047



圖6 清 謝遂 職貢圖(二) 卷 局部 赫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047



圖7 清 謝遂 職貢圖(三) 卷 局部 威茂協轄小金川番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048



圖8 清 謝遂 職貢圖(三) 卷 局部 威茂協轄大金川番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048



圖9 清 乾隆間 平定金川圖 冊頁 收復小金川全境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192

了〈平定金川圖〉（圖9）來彰顯戰績，透過檢視清職貢圖中的帝國邊疆，來探索「番」在帝國圖像中的位置。以職貢圖圖像輔以相關地圖，在檢視帝國邊疆的描繪同時探討職貢圖對戰役的加強描述，以及帝國眼中的「他者」之形象。

展覽第二部分，接觸與差異：從政大民族學博物館的藏物出發，理解「文獻之外」的敘事，與藏在織品、物件與地景中的歷史，得以發現原漢接觸、視角造成之觀點差異。清帝國文獻中的「番」及「熟番」、「生番」、「歸化生番（化番）」等詞彙所表示的意義及其意識形態，在其中，帝國在時間系譜上將自身定義為歷史先進和種族中心的認同典範。在當代的「重寫」，是關於「他者」之自我再現，也是通過原住民第一人稱非文字的傳統傳播，對早期原住民非文字敘事（無聲或有聲），進行

這一典範的反思和重寫。

此部分分成兩個區塊，一個是原漢接觸的過程，處理清政權以及漢人與原住民部落在臺灣這一塊土地上互相接觸因而產生的影響，表現在物質文化與當代的文獻與民族誌紀錄上。

另外是從地理空間出發，呈現清帝國與原住民族群兩者在一些相似名稱概念上，其實是有強烈的差異性，過去清代文獻的帝國視角是以發展教化概念去區分，造就在地圖繪製上的特殊樣態。⁷ 在新竹尖石泰雅部落地圖模型，則呈現原住民地方視角下的另一種「前山」、「後山」的概念，以此呈現清帝國視角與原住民地方視角的差異性：帝國發展觀以及人群界定下的部落地景與泰雅族尖石部落的地圖模型，詮釋原住民地方部落視角下的「前、後山」概念。並從清帝國文獻中的「開山撫番」出發，試圖「逆

寫『開山』」，與故宮院藏《各省沿海口隘全圖》之「臺灣前山圖」與「臺灣後山圖」，並搭配《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之〈建設淡水廳望樓圖說〉與〈鼎建傀儡番隘寮圖說〉，以此時間和空間上的跨度和相應，重新思考「前山」、「後山」的概念與當下社會結構。（圖 10～12）

各族群在與帝國和外界接觸的過程，會對彼此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呈現出清帝國、漢

人、原住民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如 1965 年政大邊政所時期（民族學系前身）的田野實習後所完成的《政治大學邊政所社區調查報告》，紀錄在部落裡頭的一些服飾與帽子是清官所贈，阿美族的頭目帽與火藥也從物質上體現了原漢交流的痕跡，尤其是阿美族頭目的藤編大禮帽，頭目頭飾上採用清官的下冠與冬帽的結合而形成的阿美族大禮帽。（圖 13、14）以此



圖 10 清 道光間 陳枚繪 各省沿海口隘全圖 （下）臺灣前山圖、（上）臺灣後山圖合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67



圖 11 泰雅族 Mrqwang、Mknazi、Mklapai 三群位於新竹縣尖石鄉境內之部落地圖模型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博物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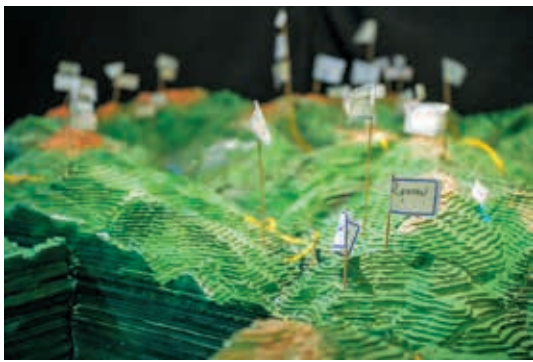


圖 12 新竹縣尖石部落地圖細節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博物館提供



圖 13 阿美族藤帽（仿清朝官員式） © 政治大學民族學博物館館藏

展示政大民族學博物館的原住民文物館藏以及過去政大邊政學系 1950 至 1960 年代文史調查紀錄（圖 15），以部落物件和當地的文獻紀錄來呈現原漢接觸的過程。

展覽第三部分，以「竹林深處與來者何人——Puyuma 卑南社」展開討論，此部分以卑南族做為案例，重新檢視原住民社會內部自身的人群區分方式，比較清朝的番人劃分（生番、化番、熟番）與卑南內部史料之差異，以此達到對清帝國視角之的反思和「逆寫」。此區塊分成「清代文獻的卑南社」與「普悠瑪的人群分類」。「清代文獻的卑南社」呈現清國無法完全控制臺灣後山，後山卑南社藉由活絡的外交手段，維持自身在臺灣東部的控制力。卑南族老人在部落享有崇高的地位與權力，而其身上所穿之 *lungpaw*（龍袍）相傳是乾隆皇帝賜之蟒袍而發展而來。「普悠瑪的人群分類」則是透過卑南社的視角，來呈現與清國的人群分



圖 14 排灣族女性服飾 © 政治大學民族學博物館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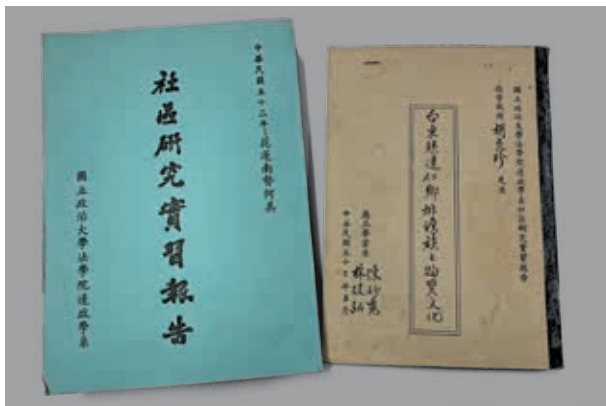


圖 15 民國 52、53 年《社區實習調查報告》 © 政治大學民族學博物館館藏



圖 16 新竹縣尖石鄉老照片 國立政治大學泰雅知識中心提供

類差異。從普悠瑪部落邊界儀式中的祝禱文內容，呈現了卑南社對於不同的人群有其特殊稱呼，也將這些人群放置於不同方位，更為重要的是呈現了在不同方位對於普悠瑪卑南人社會

文化意義。

清代既然有自己對於臺灣原住民的人群分類方式，而原住民內部同樣也有這樣的分類模式。透過現今普悠瑪部落在舉行邊界儀式時，

祭司念誦的祝禱詞中，先行說明在普悠瑪的社會文化中，不同方位象徵什麼意思，而在這些祝禱詞內容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普悠瑪有著對於不同外來人群的稱呼與區分方式，甚至可以透過這些放置不同人群的方位，來呈現普悠瑪的空間觀念。透過文獻中對於卑南社的描述，不僅是呈現了帝國因其國家力量未涉及至臺灣後山地區，因而需要與後山等生番社群有所合作。其中，卑南社擅長與外來政權合作，並且從中取得在東部地區的統治權；卑南族老人所著之上衣 *lungpaw*「龍袍」，表達的是卑南社協助平叛受到乾隆皇帝賞賜，賞賜物件包含了具有權力象徵的「蟒袍」。蟒袍概念日後發展成現今卑南族老人身著之 *lungpaw*「龍袍」，

而卑南族老人在整個社會之中，扮演著部落重要事務的決策者，以及賦予他人生命繁衍的權力。透過此三部分的策劃，本展覽希冀從清帝國視角延伸至地域性視角，結合故宮藏檔案與政大民族學博物館藏物，盼能藉以擴展視野，促進原住民知識體系與當代博物館實踐的對話。

二十世紀中後期的新博物館（New Museum）運動中，美國人類學家 James Clifford 提出博物館作為「接觸地帶」（Museum as a contact zone），是被最為頻繁提及的概念。將博物館看作一種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形態，博物館實踐（Museum Practice）作為「正在發生的社會事實」，博物館應如何參與社會並不斷思考博物館本質性與其社會責任，面向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創新（Innovation）、社區營建（Community-building）的博物館，並在地理空間與文化層面上作出相應的公眾回應。⁸

1971 年，法國學者瓦西納（Hugues de Varine-Bohan）與希維賀（Georges. Henri Rivière）提出「生態博物館」（Ecomuseum）概念，其概念包括「人」及「生活居所」或是「環境」、「地域」，並加配合居民的參與，以傳達自然環境與人類之間的密切關係，將博物館視為一種社會文化和可持續探究的主題，並促進「來源社群」（Source Communities）與博物館的合作，原住民群體對博物館中民族志藏品的語境脈絡具備發言權。由此，博物館的策展與實踐經歷猶如一次民族志田野工作，將博物館作為一個窗口，面向的是來源社群的認識理解，也回應到新博物館學的實踐理論。⁹

本次展覽中的「泰雅族 Mrqwang、Mknazi、Mklapai 三群位於新竹縣尖石鄉境內之部落地圖模型」，這個以耆老經過口述為基礎所成的「部落地圖」（Aboriginal Mapping），通過長期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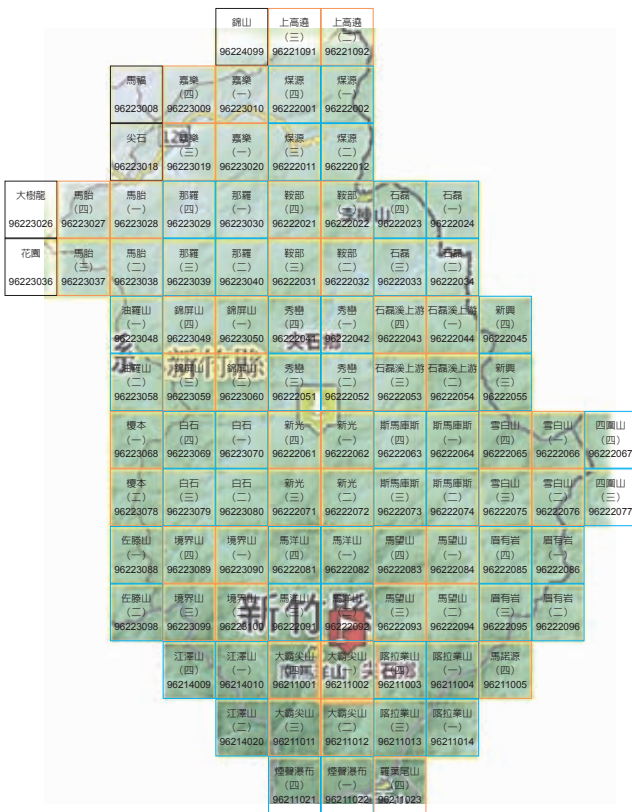


圖 17 新竹縣尖石鄉範圍套疊五十分之一圖框幅 國立政治大學泰雅知識中心提供



圖 18 向尖石耆老的請益部落地圖 國立政治大學泰雅知識中心提供



圖 19 尖石國中部落地圖的製作過程 國立政治大學泰雅知識中心提供



圖 20 新竹縣立尖石國中泰雅部落地圖模型 國立政治大學泰雅知識中心提供



圖 21 新竹尖石國中部落地圖教學現場 國立政治大學泰雅知識中心提供

區群體參與式（Participatory）而建立，具備「在地人」（Local People）流域、地勢、遷徙、傳統知識領域的地理觀點的製圖，是相對於國家行政體制空間規劃外的重要圖譜，挑戰主導的權力結構關係。展覽中，泰雅部落地圖對應的清朝時期所繪製的臺灣地圖，其中兩幅地圖上就用紅線與藍線標示人群的界線。這些地圖呈現的界線其實就是清帝國治理概念下所區分出漢／非漢的界線。地圖模型則是呈現新竹尖石泰雅部落當地的前／後山概念（圖 16、17），尖石鄉涵蓋兩個流域，頭前溪流域被稱作前山，大漢溪流域稱作後山，當前／後山概念可以說是一種國家治

理但同時還有地方協商的具體展現。

在後續的活動中，「『逆寫帝國』與當代實踐」特展將結合部落地圖進行對話與延伸：新竹縣立尖石國民中學與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的田野調查課程，以合作民族地理與傳統領域工作坊的方式，歷屆尖石中學與民族學系學生經過了六年的時間，在 2020 年完成了整個尖石鄉的立體模型圖。¹⁰（圖 18～21）該模型後續主要被應用在尖石國中的文化課程，講述泰雅族的遷移與家族史。部落地圖工作坊將著重在下述幾個面向：泰雅族的地名知識為何？地理知識的內涵、意義，不同區域泰

雅地名的普同與差異性？尖石鄉泰雅族人的遷移——「前山」與「後山」的經驗？尖石鄉泰雅族人流域的形成與傳統領域的範圍？日治時期的移住政策與戰後的移動等深化討論，並邀請新竹尖石鄉那羅部落 Tingting Payan 牧師與鎮西堡部落 Ataw Yupas 長老等參與，就遷移、地名資料補充說明。

在泰雅遷徙的記憶中，「地理」與「地景」也作為「歷史」被銘刻，也是為日後的部落地圖進行下一步的知識積澱與傳承。由此可知，「歷史」有其當下指涉與意涵，擴展到當代話語

實踐，更有其不同的意涵與焦點。在「部落地圖工作坊」中，期許將以部落地圖作為一個平臺，邀請尖石鄉泰雅族人一起來「深化逆寫」。由於地圖所呈現的空間因為被不同的人所使用也會產生不一樣的詮釋，而「部落地圖」的目的就是讓在地社群能夠用自己的語言來詮釋空間、訴說歷史，這也正好能夠回應特展中「逆寫」的概念。期待後續對於「反製圖」（Counter Mapping）公共對話與討論，近一步理解文化脈絡與意義，共構臺灣社會的多元價值與意涵。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註釋：

1. 書寫，是一種通過翻轉他者而取得自我定義下的他性，通過堅持差異來消除中心定義下的差異，建立「少數論述」以牽制從中心發出的「主導論述」。如何透過當代參與的逆寫共筆和行動，對歷史文獻做出具有當代意義的詮釋與演繹，以恢復一切被邊緣化、被他者化、被殖民化之離散族群的主體性。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89).
2. 本次展覽展期自民國 2022 年 12 月 26 日至民國 2023 年 4 月 20 日，於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博物館展出，地點位於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國立政治大學綜合大樓南棟 5 樓，歡迎各界人士於開放時間前來參觀。
3. 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國立政治大學合辦，由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博物館承辦之「『逆寫帝國』與當代實踐」的特展，於 2022 年 12 月 26 日正式開展，並於開展日舉辦開幕和雙方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國立政治大學有長期的合作關係，此次展覽更是基於多年來雙方一同從事研究、教學及社會實踐的重要基礎。因此三年前簽訂合作備忘錄，旨在促進學術與實務結合，透過國立故宮博物院學術專業，配合國立政治大學課程或學程制度，推動博物館展示、學術研究或教學等各項實質交流計畫之發展，積極擴大社會參與，提升國際競爭力，推廣文化、歷史及創意媒體教育方面的經驗，落實博物館公共化政策及學生跨域學習。
4.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林士鉉，〈極東邊民：《皇清職貢圖》裡的庫野〉，《民族學界》，45 期（2020.4），頁 107-157。
6. 清乾隆帝先後於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對位於四川西北部地區的大、小金川土司發動戰爭。
7. 康培德，〈清代「後山」地理空間的論述與想像〉，《臺大文史哲學報》，61 期（2004.11），頁 299-318。
8. James Clifford, "Museums as Contact Zones," in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8-189.
9. Hugues de Varine-Bohan, "Ecomuseum or community museum? 25 years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useology and development," *Nordisk Museologi* 2 (1996): 21-26.
10. 新竹縣立尖石國民中學與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老師長期合作，以田野調查課程與民族地理與傳統領域工作坊進行部落地圖的調查，在歷屆民族學系學生的參與及協助下，於 2020 年完成了整個尖石鄉的立體模型圖。2022 年 5 月在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輔導下成立政治大學泰雅族知識研究中心，目的是要調查、儲存、分析泰雅族的知識體系，以利後續民族教育與全民原教的教材發展。